

这世间始终你好

暗地妖娆——著

梅艳芳传

ANTIA
MEI

走是走了，但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这世间始终你好

暗地妖娆 | 著

梅艳芳 传

ANTIA
MUI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世间始终你好：梅艳芳 / 暗地妖娆著. 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7.5
ISBN 978-7-5596-0182-7

I. ①这… II. ①暗… III. ①梅艳芳(1963-2003)—传记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9820 号

这世间始终你好：梅艳芳传

作者：暗地妖娆
责任编辑：龚 将 夏应鹏
封面设计：80 零·小贾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：131 千字 145 毫米×210 毫米 1/32 印张：6.5

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182-7

定价：33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56421544

I
楔子

5
篇一

梅香初绽放

若生下的是男仔，只能咬牙将他培育成才；女娃呢？那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最好能快快独立，赚钱养家。

就这样，覃美金诞下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孩子——梅艳芳。

23
篇二

艳极生恋，恋极升华

「阿梅如果坚持拍戏的话，在电影上的成就可以超过在歌坛的成就。」

百转千回的数段感情，促使梅艳芳过早地成熟；她知道倘若恋爱不如意，就只有事业能带给她灵魂的慰藉。

楔子

1987年的某个下午，关锦鹏坐在酒店的咖啡馆里，心情忐忑，既兴奋又焦虑，他的旁边还坐着台湾电影人邱刚建。那是一个演艺圈内人士经常碰面聊事情的咖啡馆，耳朵支起来听一听，便会得到些模糊的圈内信息——这里要开个武侠戏，那里要请个大明星……那时候的关锦鹏，从一名TVB场记转战到电影圈，已干足了九年，拍过《女人心》与《地下情》，有一些名气，但其夙愿尚未达成。

事实上，那一天的关锦鹏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终于靠实力打动了嘉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，成为其旗下签约导演。此时，有个唐基明修改了许多稿的电影剧本，经过一番辗转之后，偏巧落到了他手里。能不能超越这位执导过《鸡鸭恋》的前辈，对关锦鹏来讲，在此一举。

那一天，他也紧张得不得了，因为很快就会有一位风华绝代的女主角从那扇门走进来，跟他聊这部烫手的新戏。

过了一歇，她进来了，走路带风，声音长茧，风风火火地迈向他，打招呼亦是嘻嘻哈哈的。

关锦鹏见到她的那一刻，便有一丝疑惑，首先便是觉得她不够漂亮。可是在那部戏里，她要扮演的可是青楼花魁，倾倒众生的那种美人。他想起先前与大家推敲男主角人选时，刘德华、郑少秋之类的当红艺人都曾在考虑范围之内，然而又陆续换掉；唯独这个女一号雷打不动。公司的人跟他讲过：“她跑也跑不掉，这个戏本来就是她让嘉禾买下的版权。”

事实上，关锦鹏除了嫌这位女主角不甚漂亮之外，还担心她过火的举止，戏里那个女人是静态的、神秘的、哀怨的。如果是TVB的戏，演员只要台词熟练，表情越夸张越好；但这一次拍的可是要上大银幕的电影。在理想型导演心里，电影与电视剧，有着鲜明的界限。

然而她坐下来的那一刻，空气突然凝固，她变得安静了，一声不响，只是听他讲戏。20世纪30年代的妓女，是否亦如她那样，流光溢彩地出场，又落地无声？关锦鹏察觉到了她的极端，也被那极端吸引，于是，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戏，她从头到尾都认真听着。

分别之际，关锦鹏已设计好了她的出场，必须是着男装，执一杯酒，用暗哑的嗓音对初次见面的情郎唱一曲南音。她那么瘦，线条那么凌厉，用如此剑走偏锋的开幕，堪称完美。

后来，那部唤作《胭脂扣》的戏果然大红，让关锦鹏捧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大奖，哪怕后来他拍《阮玲玉》、拍《愈快乐愈堕

落)、拍《蓝宇》，都没能再拿到第二座。

讲到这里，你应该也猜到了，《胭脂扣》的女主角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梅艳芳，在这部戏开拍之前，她便已经阅尽繁华、历尽曲折。戏红不红，于她来讲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重要。

四十年荣枯并俱的人生剧本，才是她一部靓绝的好戏。

梅香初绽放

若生下的是男仔，只能咬牙将他培育成才；女娃呢？那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最好能快快独立，赚钱养家。

就这样，覃美金诞生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孩子——梅艳芳。

1

1963年10月10日，香港旺角花园街，覃美金正在忍受生产前的最后一次阵痛。

覃美金不是香港本土人，她出生于广州的西关，算是“西关大姐”，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到香港，此后几年都在香港与内地之间辗转。在广州，覃美金已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最小的女儿是在香港怀上的，超出她的预料；若再生一个，便完全超出她老公的抚养能力了。然而她亦有自己的盘算，若生下的是男仔，只能咬牙将他培育成才；女娃呢？那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最好能快快独立，赚钱养家。

就这样，覃美金诞下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孩子——梅艳芳。

梅艳芳刚出生的时候，覃美金在亚皆老街经营中医馆——月华中医诊所，主治颈喉方面的疾病，靠着一个祖传的秘方，她独自把中医馆撑了下来。

那时的旺角，系香港的油尖旺区，酒肆茶坊林立，因人多，有些

乱，需要廉价的娱乐慰藉人心。那些没钱没地位的男人，就跟梅艳芳的父亲一样，选择出去跑船；他来不及享受妻儿的温情，只知道家里多出一张嘴，得快些出去“搵食”，否则老婆给不了好脸色。于是，在梅艳芳嗷嗷待哺之际，父亲便走了。跑船有跑船的规矩，离港之后，音讯自然少到不能再少，所以多数船员的妻子都将丈夫的每一次离家视为“永别”，因为他走了，也不知何时能回来，抑或讲，此生可能都回不来了。

为了贴补家用，留守岸边的覃美金只能顺带开起了粤剧班，一面没好气地指导学员们开嗓练声，一面等着丈夫归航的消息。

所幸，父亲每次都能平安返家，可身体却日渐消瘦——他病了，病得极重。因得不到好的治疗，更无优渥的疗养环境，父亲很快撒手人寰，这是梅艳芳第一次真实地触摸到“死亡”。床榻前，她拼命摇动父亲的遗体，大声喊“爸爸”，父亲没有任何回应，这让她万分恐惧。由此往后的日子，覃美金只能一个人熬，熬着熬着，便熬出了怨气；再熬着熬着，便熬出了哀伤、绝望。她隐约意识到，四个孩子就是她的“讨债鬼”，倘若无法尽快找个男人再嫁，她就只能把其中的两个“赔钱货”女儿当成“摇钱树”。

后来，覃美金把家从花园街搬到弥敦道，租了一层楼，分别用来做诊所、出租和住宿。她有个表弟在启德游乐场玩音乐，专为粤剧表演伴奏。每逢周六，他就带着朋友到覃美金家里唱唱歌，一家人聚在那里听。

某一晚，刚满三岁的梅艳芳突然跟母亲的表弟讲：“舅父！舅父！我想唱首歌给你听。”

舅父笑了起来，就问：“你会唱什么呀？”

“《卖花女》。”

“那你唱来听听。”

“没有音乐我怎么唱呀？”

于是，这位舅父便拉起二胡伴奏，梅艳芳完完整整地唱了一首《卖花女》：

愁苦困

卖花过日长有恨

恨不已

名花未得爱护人

血泪落满襟

故旧不见已伤心

故地不到更伤心

卖花女 卖花更卖贫

红颜已老 青春已泯

旧恩爱像烟云

怨声哥哥太负心

怨声哥哥太薄幸

郎负我心 另恋爱别人

我遍走天涯

有谁复怜万怯身

奴半是爱君 半是怨君

唉 伤心有杜鹃衬

唉 悲哀有谁过问

情根爱根尽化冤孽痕

怨侣相分 怨侣相分

越追忆越悲愤

念他乡悲莫禁

愁城永困 愁城永困

自嗟叹堕风尘

唉 我卖花过日长有恨

舅父当即惊呼：“表姐，这是个天才呀！其他人唱歌，有的忘了拍子，有的忘了歌词，她只有三岁就可以唱完整首歌，很厉害呀！”

覃美金当即下定决心，靠表弟他们帮忙，把诊所改成华强中西音乐学校，说不定也能培养出一个明星来。

关于自己亲生儿女的未来，覃美金分割得很清楚：男生将来是要做大事业的，所以勒紧裤腰带也要供他们上学；女生呢，不管年纪大

小，一律出去搵食。何况在覃美金的粤剧培训班开课期间，她已经注意到，大女梅爱芳与幼女梅艳芳都继承了她的金嗓，天生不知“怯场”为何物，张嘴就能唱。所以她下了决心，把两个女儿赶到弥敦道的声色场去，让她们卖唱讨赚家用。

那一年，梅艳芳只有四岁半。

时至今日，还有老港人记得当年梅艳芳“出道”的情景，瘦弱、俏丽，穿一身亮艳绸褂，头戴假珠宝凤冠，提一个大茶壶在戏园里走来走去为客人斟茶，边斟边问：“要点歌吗？”倘若有客人说要点，她便开口大唱，声音响得半个戏园都听得到，却不见人，因她个头太矮，早被人潮埋没了，只铿锵的歌声不绝于耳。

歌唱得靓，不见得人的运势便好些，幼小的身躯长年浸泡在乌烟瘴气的环境里，梅艳芳注定是要不时生病的。面对女儿的虚弱，覃美金也是急的，将她过继给观世音菩萨，祈求神佛的力量来保她平安。说来也巧，自打梅艳芳做了观音菩萨的养女儿之后，小病小灾便再也不来搅扰，这让她决意走上皈依之路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。她相信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能保她一生平安幸福。那时候，梅艳芳还不知道，上苍为她铺就的命运之路系一世富贵、半生唏嘘的。

四岁的卖唱生涯，在梅艳芳的回忆里不全是艰苦，她也有过此生难忘的甜蜜瞬间。

1967年，四岁半的梅艳芳终于得到一次特别风光的登台机会，作为她最正式的一场“处女秀”，与之同台的竟是当时红遍亚洲的邓丽

君。每每讲起来，梅艳芳都是七分喜悦三分憾，因为那一晚，邓丽君“甜蜜蜜”的歌喉令她激动得一夜无眠。此后诸多年，她与这位享誉亚洲的女歌手有数度合作之缘，甚至竟殊途同归——都是来不及老，便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

1953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的邓丽君，曾用那一腔“靡靡之音”红遍东南亚。中国人爱她，《小城故事》《千言万语》《在水一方》《我只在乎你》等一众听出耳油的甜歌为那个艰苦年代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暖流。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里，是邓丽君的歌守护住了众人内心对好风景的希冀。日本人也爱她，《再见，我的爱人》至今都是他们KTV点唱机里无法绕过的存在。1995年5月8日，邓丽君在泰国清迈逝世，据说是死于支气管哮喘发作，享年四十二岁。1996年，香港导演陈可辛拍了一部唤作《甜蜜蜜》的爱情电影，用一段长达十年的苦恋来纪念这流行乐坛史上最迷人的存在；该片在当年横扫香港电影金像奖与台湾电影金马奖的颁奖礼。梅艳芳断想不到，邓丽君的那份荣光，在不久的未来也笼罩在了她的头顶。

这一家母女三人，因唱歌赚了些名气，那时候梅艳芳还不到十岁。有一次，覃美金跟表弟去尖沙咀的乐宫戏院，看到有台湾歌星在那里驻唱，现场人声鼎沸，于是便问表弟：“台湾歌手搞得那么好，我们香港人可以吗？”表弟觉得可以。

于是，覃美金便花五百块在新界租了一个场地，组了一个唤作“锦霞”的歌舞团。这样紧张的讨生活方式，只注定一件事——女儿们

更加忙碌，怎么都念不好书。

梅爱芳与梅艳芳两姐妹，年纪虽小，人情世故上的阅历却一点都不弱于成年人；常年混迹于三教九流中间，早已明白诸事都有灰暗面。所以甚至在母亲二嫁的时候，她们也并未松一口气，反而是睡觉的时候在枕边摆上一根棍子，防着继父。这不是幸福环境中成长的花季少女会想到的自保手段，她们只是见得多了、听得多了，也怕得多了。在覃美金看来，这姐妹俩的性格并不一样，梅爱芳有些懦弱，但是梅艳芳却很坚强，打她都不会哭，所以在舞台上，也是梅艳芳比较突出，每个人到最后都会把注意力转向她。梅艳芳喉头生茧，是常年驻唱落下的病根，覃美金劝她把那个茧做手术开掉，她也不肯，说那也挺好，可以唱徐小凤的歌嘛。

母亲的男人要防，学校的混混也要防，梅艳芳那时已习惯于带一身“盔甲”去上学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孤独。那个时候，姐妹两个的生活是忙碌而单调的，一早去上学，下课间隙就在写作业——因无法回到家里去写——回家放下书包，吃个饭，就得化妆登台了，哪来的时间复习功课？

学业在她们看来是如此不重要，哪怕考试分数一团糟，母亲也不会对她们怎样，她们只要好手好脚，能表演赚钱就行。女孩子家家的，书念那么好有什么用？

成名之后，梅艳芳每每讲到年少憾事，都会反复规劝年轻人“要多读点书，假如时光倒流，我更愿意念个好学校，找份好工作”。然而